

耳
談
類
增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九目錄

外紀寬償篇中

扶風女

崇信令

盛明卿

王勤政

順德令

臨清商婦

孫瓊

越人徐池

湖南別駕

餘杭崔屠

徐給事

鄭指揮

商鴻臚

掾自訟抵死

趙林

白髯公

某中貴

雷震

建寧守趙謙

王仲七

皮龍兒

金華簿俞弘澤

麻邑二冤報

操舟者報冤

成安民

刺河南孝廉

牛客屍見

牛客屍抱

朝邑令死潼關

張進士大詔

燕子磯僧商

王上舍立

屠者王二

李繼貞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九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唐 景 叔永

外紀冤償篇中

扶風女

扶風縣有小家女居室比隣孫家兒從牆窺見遂深避即盛暑
闇夜不諭戶限兒乃揚言於衆曰女與我姦久時女受聘於人
其姑聞大恨携鷄酒往察女女實處子也意解不言及翁歸抵
女家言其事與女父共詈孫家兒兒又面抗曰汝女淫奔於我
不自耻而詈人乎女聞無以自解即持刀當閤中越牆入孫宅
自刎死里卒以聞邑令河南人李公槐墅公意女即冤於法不

得抵償姑令尉往視屍視屍實處子而刀在握健夫堅拔不可
得脫公聞自往視而其不可拔猶故公曰汝死冤乎出刀吾為
爾理而刀即脫然公猶謂法不得抵償與郡侯連捷之非有酷
害孫兒暴死朱清冷司馬得之槐墅所云女以刎頸見志而刀
不可拔其猶睢陽齒齒空銀平原握拳透爪等耳孫家兒欲人
以污棄女尚為已有亦不虞禍至此也律有不盡之法而鬼神
盡之其暴死有由矣列子載河南李淑卿應舉孝廉有誣之者
謂其與寡妹淫寡妹及淑卿皆自殺以明無僭也後三年霹靂
誣者以其屍至淑卿冢前此千年事已如此法無誣人因而致
死律雖有不按而陰法有之所謂口業之報益嚴矣

崇信令

營山舉人李彭年病七年不痊召紫姑仙叩之云君前世南宋

相某也與同相胡松年不合而以計逐之又負其責數多然未能釋此其根禍耳李因祈免曰速設醢馘謝吾為君草青詞焚楮錢若干萬償之宜可免李如戒醢馘焚錢數日里人皆夢有胡丞相去行李甚夥李病亦旋愈後數載諭邯鄲以內艱補任同安遷陝崇信令崇信敝邑既心薄之甫履任衙後有古墓視其碑則宋丞相胡松年墓也膽為之落體因漸病日求致政監司皆賢之不聽竟卒其子董太史玄宰談

盛明卿

洪武初吳城盛明卿恃富豪縱庄隣張木匠有腴田數十畝欲得之乃賂心腹偽為券謂嘗售已成訟衆証一口張莫敢辨賣忿而死後明卿生一子七歲不語適携至庄所兒忽語曰此我故業也明卿曰汝非張木匠乎曰非我而誰既長酗酒博奕無

藉百端罄破家產並故所有皆失之其悖出者耶易維效談兒以寃來固矣然以寃身享寃已者所有不猶愈於敗散乎為兒者可悟矣

王勤政

滁陽民王勤政與一婦姦嬖絕憐愛之有偕奔之約而尚虞其夫追及因欲死之以絕根柢亡何其夫果為嬖制死政聞變大駭即獨身逃江山縣相距稍遠自謂無知者禍可脫也饑入食店業店者下二人食政曰獨身何乃二箸曰有披髮人隨汝入非二人乎政驚失箸知寃鬼相隨復歸詣郡自解予里蜀叅知易公維效時領郡親為讞決而嗟其為尤物尤禍焉

順德令

順德令胡公友信闢教場其地與漏澤園近枯骨無筭盡棄之

水中後入覲赴省叅辭忽一人稱掾來見曰今日奉院明文入覲官不許辭又曰小人得公薦剡語急索視之皆其平日穢行臚列甚悉公大怒索之不見既誤叅辭隨發謔語回邑數日卒說者以為棄骸之報鬼必其中人也惟效談胡其同年友

臨清商婦

休寧富翁商臨清置一妾為妬婦幽閉之餓未即死縊之不絕乃生納之棺中令四人舁行至曠野妾從棺中作聲曰我衣帶中有金汝釋我金為汝有四人出之取金而憚妬婦竟納棺中瘞之後四人皆暴死妬婦患喉結塞延醫金准丁洋治之忽白日見婦人顏色慘淡登几而坐曰兩君無怖我本某氏妾始死以悍婦繼絕以四舁棺者乃冤鬼耳四人者吾已盡殺之一人臨河與手吾搯其項背而沉之河三者吾皆同其便殺之悍婦

始餓我今病結塞是吾搯其項也公等乃欲治療之不亦過乎
兩人唯：因問冥途之事婦曰凡人間善惡報應及冥府官勾
攝賞罰與地獄輪迴等事以世間傳聞一一皆同非謬淮曰吾
垂老無子何故婦曰公少年嘗與一壯士角力沛碭間公度力
不能勝以計紹殺之此人為祟耳淮聞震慙脅息不敢仰視洋
復問曰某亦無子何故嬭曰公子孫方盛何云無後淮竟死無
子而洋果生子五孫倍之洋為丁南羽季父屠長卿有述夫世
之壯夫不能盡報仇已而鬼女子乃能之則最雄傑莫如鬼以
其操不鏑之刃而飛不斂之矢也權力之士柰何嗜殺人而業
驅之為鬼乎今人不能盡知人事而鬼盡知鬼事夫子曰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以鬼難明也

孫瓊

萬曆間清平民孫瓊狡猾嗜利五子皆有氣力陰縱之為盜一日盜得客巨木造大舡成擇吉下水累日推移不動衆皆休憊乃舡底掘木忽自運轉擊瓊脚兩斷而死亡何盜事發三子俱死而長子大千見禁邑獄易維效談

越人徐池

嘉靖間越人徐池富而暴厲欲得徐八房故令人誘其子臣累債數多果得其房後二子五孫俱染瘵召巫禱卜巫為神言此徐八為祟池懼設醮向城隍廟求解次早建醮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曰然曰我昨夜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汝名言汝害他池驚返歸未及就枕而死子孫無噍類易維效談

湖南別駕

清苑有任湖南別駕者因索兩富翁財物不遂誣寘之死別駕

初生二子讀書修潔皆以弟子負試高等別駕死長子逼其妻
與所昵姣童姦妻不從縊死為妻家所訟家遂破蕩二子皆廢
業偶無賴為奇袤之行已遂衣破衲長跣道旁覓食人或憐而
與之無厭性獨畏唾人苦其無厭則唾而走之里人僉以為冤
殺富人之報云鄧太史浴竄談

餘抗崔屠

餘抗民某死惟一嫗一幼子而已聘胡氏女為子婦父之貧不
能委禽嫗遂質身于機坊為之治絲得金二兩婦始得歸問姑
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盡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然
夫嫗語時隣人崔屠者竊聞之因詐為夫語索前物于婦頃惟
不察即與之及夫歸固然莫知為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死母
聞子死傷之亦自死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于邑令予鄉先

章周公之冕公即出餘俸厚為棺殮葬二死者而令護婦使母自殺且急捕賊不得者轟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尚在手而又起二死者屍于擊間皆活其棺殮之費公命給子作生理養母此嘉靖庚戌年事守捕賊不得何得副急雷輒能發伏如此極快人心不惟擊生者死又能起死者生千古之異使非里長者談予亦弗信蓋孝子慈母賢婦奸民萃而天為誅賞繡斧失威而金丹之餌緩矣

徐給事

徐給事尚涪州人壬戌進士出守楊州一婦一媵各一子亡何公以謁大吏出婦爭寵殺媵及子及歸而婦始懼計窮將已與媵戶皆從內下堅捷凡衙中人皆避匿寂然公不省作努撞媵戶開見二屍知為婦所殺號慟驚仆復撞媵戶不開而作努氣

絕亦自暴死後婦以三喪歸郡中無不傷悼歸蜀後婦與子秉
二與往母家行山中忽三輿至即三逝者共毆殺婦及子七孔
血流輿夫從人白日所共見公復語從人分處家事而返吾里
徐左轄竹峰談始郡諸大夫已聞變及公至即入省難而公不
知兩無言終出而凶問及矣傷哉婦白日見殺輿從皆見以切
憤怨遂錯陰陽鬼亦不自持也何不存一子繼嗣而鏗鏗相抵
又何家事可分處也

鄭指揮

錦衣衛有陰百戶病痿歲久忽暴死見閻羅王謂祿尚綿遠灾
難亦過放還由東廊過西廊見其神為故所事錦衣帥陸公炳
蟒衣玉帶擁列亦盛而首無冠項有鎖入謁問所以神曰汝得
歸乎好好我以仇讐事墨誤戴罪管事故受此辱侯鄭指揮至

即明矣辭出故復甦而健異常時明日過鄭乃鄭大駭曰汝病瘳且死矣復來乎告以故並屏人達陸語鄭即時驚仆死蓋仇之死鄭以飛語中之而陸其行刑者也宋鴻羽談鸞不亟戰故以通虜誅繇斯而觀或寬蓋柄在相嵩嵩不欲戰而坐保權寵

商鴻臚

商鴻臚為賢寓長安邸畜鴨數頭令蒼頭鄭義日收其蛋忽一日少蛋二枚令詈日中方與客博忘喚義起至晡義渴甚飲水患肚瀉死死肯與其儕曰主人以二蛋死我必報之自是頻作祟九三遷以避之而祟不已則乞量移刺六安而守劉君庭芥故人也甚相歡入衙忽仆地因張目作義聲曰主人以二蛋殺我今避至此謂我不能來乎我不能從舟從陸來候夕矣今湏日供我二大鴨他物稱是飽我則去不然捉見閻羅王其家唯

唯設供而病拘攣如故劉公以其病奏部使許暫歸及歸而義已在家且曰主母莫怪我主人心毒故從至此我見閻羅王已謂我無罪許我托生黃岩黃某家為男而暫來也家能以盛席款我仍演目連戲三晝夜勸世人作善則我恨消去矣從之演戲畢而商病亦旋已諸仲禮談夫殺義非商意故僅病失蛋而償鴨亦是悖出懸衡準以稱量事物幽明理同則夫世之推刃進者見血可已而必如李將軍射虎飲羽耶演目連勸善固奴情所喜而亦其理也

掾掾自訟抵死

河南一掾購產旁有貧者善竊且據其餘畝貧者無賴其先二主皆賤售產避之故及掾掾恃衙門反命貧者徙去貧者亦憚許徙但云願得醉飽無令人哂已懼強也掾治殮招之而陪以

無賴二人強之極醉復與毆令其酒吐出無令誇口意不過如此會一人醉毆之死棄道上其家識之以詰掾掾曰渠醉歸死我何與焉成訟檢之傷重然令庇掾命與息償金息矣越數載復有死者貌類貧者亦瘞其地而前後治冢皆掾所識四人因饒出金謂之曰能出二屍易於二棺中則給汝四人畏不從其一人獨曰黯夜突往勿令一人知則可從之數日報曰易矣覘其冢土皆新給金去俟草生土故後成訟謂其家寃已挾金去發視猶是傷屍抵死其人特給之耳實未易也朱司馬談掾校黯者何為愚受給必陰有以使之者其一人曰黯夜突往勿令一人知所謂給也故巧於智計不如前二主所謂退一步法而以拙為巧也

宛平民趙林與劉方遠飲娼楊三家娼有故所歡王宗義來呼酒強飲而心恚林奪已所好語屢侵林二人遂相毆方遠助林擊傷宗義宗義歸暴卒。時語其偶某曰方遠實毆死我方遠聞變即出賫賄宗義偶某及娼楊三稱是林擊死林無以自解坐死棄市然自是方遠家常失物篋箱間有流火一日方遠饌客。忽起揪方遠髮亂毆作林聲罵曰我代汝死耶然我已訟陰司矣數日方遠死又數日宗儀偶某曰林事發牌逮我與楊三尚自往覘楊三楊三已病捧心展轉皆卒

白髯公

京師近有人為姦者陰與其婦期奔已而尚慮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而刎其項死仍爪出其目睛遠巡潸手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已先歸蓋有白髯公療治納其睛還目

而舒其項使活也因語其婦故婦亦感悟喊衆以其人聞官抵罪予初至京聞之楊民部然一時盛傳惜未察其名也斯人惡最毒淫使林之者不異不神舒項還晴所以為異誅暴維世所以為神又使無人之庭有牀琴之客私奔之婦成厠劍之忠何其至妙至妙諺有之人願如此如此天道未然未然

某中貴

時事常藉沒內璫有璫用事者患之以其金千並雜異繒密寄所親璫亡何杖死京師有語陰事活急脚見璫于冥曰幸為我語某公以我寄物零屑作醮事我苦可脫活急脚與語其人不信且不肯見之他日復于冥遇之知不信亟索紙書寄物數甚悉曰我物如此取不廉耶若吝惜生禍汝矣其人得書始大駭然給楮幣僅三不如其語數日無故七孔血流死物皆為人奪

朱侍中晉甫談或謂瑞非怪物恐以踪跡餌禍也故無故之獲
不有陽禍則有陰譴 九重九幽總之虎牙

雷震

萬曆壬辰七月京師大雨有奴乘赤馬過文德坊雷轟奴下擊
死隨有奴亦乘赤馬過其地雷又擊死是夜先乘赤馬者復活
人問之曰但聞空戶語云此誤也是後乘赤馬者遂有群鬼救
治或從穀道吹氣入或觸鼻使氣出或捉挈之起曰汝達去毋
使雷部得罪何文興謂黃邑陳明章平生姦狡造假銀漸饒嘉
靖癸丑五月章携小僕同已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章而小
僕仍在塋上小僕亦莫知所由在上也薛典客公儀又謂其鄉
亳州有貴家少年平生懼雷聞雷則掩耳伏匿故其家樓承塵
皆重板而窓牖堅密一日雷斧破板如振槁八窓皆闢覆少年

至五里外泥田中頭面皆破然不死但背有赤紋曰前世之報

建寧守趙謙

嘉靖中趙謙守建寧機警有小才多所佃漁于民詭稱給餉暫假銀充庫令掾吏持券遍貸于諸富人實盡乾沒莫償及歸裝橐充盈田園甲第炫耀傾一時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忽坊石墜下壓死易維效守衢時其僚魏敬吾談老子曰民之多死以其求生之厚若此者非耶

王仲七

嘉靖中金陵倪公民悅往令蘄水暑月過黃邑道觀河其地民陶大馭適得一大梨知是隣邑官人因持往獻過王仲七家七戲破碎之馭怒七曰今何與于汝而獻之孰若以與我食猶為汝里人也馭益怒遂毆死持梨僕夫成訟謂七殺之七不勝受

王言案出
雷刑誣伏死獄中不踰月馭自外奔歸呼曰七追擊我已抵家
不闔戶復踰牆出牆高跌折足死及買棺至諸體青腫七孔血
流家兄通甫博士談仲七其隣

皮龍兒

鋸匠李鬚子積銀二兩在累其偶皮龍兒知之因詭言往某家
應役誘至官柴林僻地出斧擊鬚子腦背破裂仆地泥塞其口
鼻耳仍土覆之持銀去皆半夜有二鬼出掘土決泥而扶之起
稍甦輒又曰前人至矣仍土覆之教其忍死勿動蓋皮恐死不
穩復來也加數十斧知果死始去二鬼復至如前起之而掖之
行近城天漸明以鋸掛其臂曰汝從此去赴官司我不能從矣
鬚子到官傷重又言鬼事傾城駭愕捕賊不得後半月賊皮自
出首之今囚獄中鬚子竟無恙

金華簿俞弘澤

金陵俞公業織羅武廟南巡客弄臣錢寧于家寧敗財寶多
所匿至鉅富後生子太學弘澤傲惰遊俠斜父督教不聽加大
杖縛于庭柱下夜半舉火視之儼然錢寧之貌因棄杖嘆息悟
前事身死家益落弘澤謁選得金華簿不逾年亦敗死何仁仲

麻邑二冤報

萬曆庚子麻邑以馮觀察且至邑練兵卒預令民焚草教場一
人鋤所擊踣徑下乃枯髑髏尚有髓忽小蠅飛出自其破處即
吮其人足踝腫爛成瘡漸大如盂其人夢有僧謂曰汝擊折吾
足死仍甕藏我骨此地今始得報也旋竟死母埋子舍旁得藏
骨乃其人無此事或前世冤乎又一宦家其女從娼婢夜歸失
道投宿村舍乃三四木工圍爐群相勦夕不已婢怒曰吾某家

婢明當有言衆懼給婢適野殺埋土中婿家謂翁家奴往與婢
姦必所匿殺成訟幽奴於獄竟莫可辯忽奴夢婢曰我為某
殺埋某村我尚伏其家屋上偵得村舍因赫詰其嬖事盡露以
衆工抵死奴得釋

操舟者報冤

沔陽有操舟者入荊林中見一人履水波至曰爾人乎鬼乎來
何為也其人曰吾特來告汝好寄聲吾妻子當日殺我者某賊
也操舟者曰我不識爾妻子且某與我無仇可忤之乎曰我妻
子在某地而此賊今於某日之夜來殺汝何言無仇然某日我
能助汝殺賊但記之操舟者歸具狀訟於州守成公以爲誤
妄不聽然其語異姑袖之返衙以糊壁間屆期操舟者見劫賊
入手亦自持有刀而孱弱縮匿牀下不敢動忽見前鬼適在身

推其臂曰汝只管出吾助汝矣操舟者出舉刀一擊而賊首已斷蓋鬼力也及曉街卒以聞於成公訊之其壁狀甚符燕訊鬼妻子始知殺者為刼殺某而已死不煩官法矣李相虞談其邑事鬼因操舟者復仇陰類力微也然子房因漢隲羽以報韓仇智亦猶此鴻溝地分漢意已解而子房令亟擊非床下助擊時乎因從李君發笑故事無縞眉斯人無切齒怨是用希

成安民

成安民亢某既老而裕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有時持刃殺父里卒以聞于令二拘問之曰民知法者安忍為此特持刃時不自知耳令悟問民曰汝何業曰少業邸店又曰汝屋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錐者錐土中而嗅之即知土中物因令遍錐其家得四屍蓋業邸店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民服罪死其一必兒父

屍然莫辨兒為四家皆厚葬之而有其財四之一焉曰多取非福也兒亦賢矣

刺河南孝廉

廣西洪欽所為友人言其里某公刺河南六月遣掾置酒侯客于城之外期在侵晨而客暮始至至則餽敗不可下箸公怒撻掾死公無子至是生一子後十八歲登賢書赴禮闈夢一人語曰我司幽于棘院向受府君恩今倚相公為銜珠之地但挾文入我自掩蔽可必中也子始不徙為其苦勸始挾入竟敗露監司憐其美少不忍置法而其人從旁代為詈語監司怒受杖又大械死死時語其事于他僕有老僕記河南事而問其狀貌姓名正是前撻死掾其以報怨來者故稱恩也

牛容屍見

蘄水邑某嘗舍一牛客歲盡乘客醉殺之而有其資父子方築
墻因以屍置其下築之墻成明年正月初忽迅雷起擊墻倒屍
出又攝其父子一處納墻下擊死何文興尊人往視聞二屍腹
中尚有氣響有近觀者雷聲猶轟然觀者奔避文興談

牛客屍抱

南京金某西域籍也世販牛常往來江北道上主於王庄某家
甚熟一次主人窺金輜重先伏二子於道旁催金蚤起赴市
遇二子殺之金反抱殺者堅莫能解相持久有田夫起耕田見
二人持道上近前視之隣店某與一無首人持也屍見人即解
抱而田夫已知其兇謀矣鳴于官父子伏罪

朝邑令死潼關

浙士戚某以橫構禍其事蔓及其友友知其才美必貴甘以軀

借之受戍又自售其產於戚為資裝僅得半值而半折有券士矢天曰他日得志富貴共之後果登第令朝邑友往而款甚薄盡忘前事友不得已出券又奪碎之得少資抱憤歸抵潼關死藁葬道左逾年戚遷蜀郡丞之任過潼關尚不知友死旅館燈夜忽友至搯其吭曰負心賊我與汝對薄於陰司矣亦暴卒

張進士大韶

嘉靖間張大韶者性疑忌而友妄人故稱韶婦其舅私不過調之耳韶大怒遂手刃其婦父母大詫問故以友語對父母曰婦貞靜性成安有是事韶亦悔無可柰何棄家入燕再捷成進士而婦未嘗頃刻離側曰我已訴上帝明我冤死二子皆我生不有其母安用其子可隨我去逾年二子死韶與友亦相繼不祿何進士本江談癡之為字疑疾也釋氏戒疑與貪嗔並世常

有此人，不有慧劍，終入禍罟。

燕子磯僧商

徽商某泊舟金陵燕子磯，下登觀音閣，見閣額壞，因僧乞施，遂解囊出三十金，庀之而餘金甚饒。僧遂畜異陽，作番款，觴之既醉，只夜殺商，斷割之，貯大甕中。得其餘金，次朝有賊曹亦泊舟磯下，見美婦，擔水入寺，疑訝逐之。至甕前，不見破甕，屍出，即以聞憲府。捕僧審實，皆得。大辟擔水者，即觀音化身，賊曹逮至，必有陰主者。僧固慘無厭，而商慢藏實誨禍也。其事踵相接，胥此矣。往已，熟聞之，而頃因詹叔正談，始知為燕子磯事。

王上舍立

柳州王上舍立，死數年。子宗兒，兩手拘攣，如束形。家以為立葬地，不吉，癸視屍，如生。青面虎齒，偏體白毛，兩眉白如葱莖，長尺

許焚之上舍擅武斷人以為惡報云劉元定談

屠者王二

潮州某縣王二業屠很惡異常好用假銀生一兒頭有兩角長寸餘如猪蹄越三年妖易惟效談其僚陳敬凡所親見云

李繼貞

維揚人家好養假女鬻歸仕人以充潤耳謂之養瘦馬然此輩往往死妬則主者業也城北李繼貞最工此術致富然孕育屢絕而家尚有假女九忽日夢其父祖曰爾作此無陰德事故沖絕爾後前所孕育不壽皆所鬻冤死者魂也自是絕不為而以九女適平人蔣文學談如此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目錄

外紀冤債篇下

海上探珠人

魚豚承腹字

王給諫

李時進

鄖陽王長者騾

義犬報梁生冤

義猴報丐者冤

義鴉報商冤

金華守張公蝌蚪訟

義犬報乙冤

義犬報賈人冤

義犬報商冤

鴨鳴冤

王維禎馬報冤

蛇復讎

藍郡丞斷蛇訟

張寅漢蛇異

賈惠子為驢

陸木匠蛇冤

青魚逐李實善

瀘州牛

犬驢發劉松寬

秦氏家牛

蟲陣

妓變驢

遼陽義犬義馬

李堆家豕

瑯琊僧貴璫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

黃岡 王同 著

除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外紀冤償篇 此篇皆龍蛇鳥獸蟲魚之類以冤言者也

海上探珠人

金陵人楊參以叅藩填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析之得人若且瞑湯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某某業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蟄亦弗覺腹餓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饑但無賴瀾漪味苦甚而縛累其身成毬迷

冥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旻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急捕之
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
以是斷繩一訊吐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獄成以聞于朝
棄市公以擢歸携其案文笥中為咲資至今以傳家云公之曾
孫楊山人萬壑談殺人至沉海底冤根絕矣乃乘龍登天而直
造訟庭身有八翼喙且三尺矣然藉令龍不蟄遭其逆鱗或從
天墮虎穴履其尾鮮得生而皆不然又得涎涎為之胎息無非
天欲以寬生之也左提而右挈矣龍即無意而事因之所以稱
神繇是而觀二人竟死平地海底豈死人地哉

魚豚豕腹字

隆慶中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鄔汝
翼於萬曆丙子遊于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盡猪腹丹書數字

曰秦檜十世身李太保維寅談夫白起坑趙卒四萬身賜社卹
創今二千餘年而妻尚受魚屠秦檜誤國戮忠即免藁街今五
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豕戮陽罪止于一皆陰罪至千百載可
不畏與又元和間雷擊惠州娼女死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見
龍城錄又欽宗北狩至檀州雷擊一男子死背上朱書賊臣章
惇見南燼錄

王給諫

今上初年有給諫王問卿者生平嗜犬肉每食不可少一日對
燈獨坐燈盞忽作犬聲擲之地亦不止數日給舍卒李維寅談
李時進

京師人王君賞曾貸李時進百金王卒時進匿不償亡何人皆
見一騾自時進家入王廐而王廐僕夢時進曰吾來償汝債也

起視廐馬果產一騾而時進其時病卒矣騾腹下黑毛成李字
犁然李之子見之流涕頓顙欲以金贖歸其家不許曰天為之
也李維寅談

鄖陽王長者騾作夢語

鄖陽王長者隣人相負未償而卒忽見夢曰今來償宿負明日
騾是我第念舊善畜牧無煩假人則幸矣明日果有售騾者買
得自是夜々於夢中白事故事必先知人來假騾必先問之許
則耳耳否則搖首長者戎籍西門某萬戶假騾五洋駝穀騾不
許長者曰是泣於我者不從則得罪其柰何騾始從是夜歸曰
以我翁命強行其家奴重困我又重鞭我雖然其家當再假我
必報之鞭在奴矣萬戶果再假駝穀如前至城北栖真洞江岸
斗絕處掀穀落水中一粒不可得奴歸受重笞歸又言之一日

忽曰我償債數滿當去更索負我者向晚果有貿騾者長者酌酒焚楮購而遣之行至沅河僅一程而斃彭旦陽禮部博士鄧陽長者子亦博士其受經者得最真嘗聞葛虛辨驢鳴剡子知蟲語治長管輅諳鳥青郭璞解雀聲蠢動含靈必依希粗有舌語而其畏愛情慾固不人同故先王仁民便及愛物此騾何其靈異獨作夢談亦鬼神偶洩其不言之理以曉人乎昔人有報客錄長者有報事騾皆得於耳察聰不勝得一條奴已也

義犬報梁生寃

萬曆己丑懷遠民劉某婦美為太學梁生所悅然劉常以索店值虐辱一皮匠住房者生因激匠使殺劉仍購以銀二十兩匠果殺劉得所購銀歸梁喜以為婦可得矣然劉宅一犬隨匠往還鳴吠不令入宅匠無如之何倦臥牆角棘地犬旋繞狂噬不

已天且明數隸以催租出市見而咨之匠懾於火遂洩前謀隸以報縣並得其銀而生不服曰銀豈必我有此匠為人誣已也然銀乃人以償梁者暴上有償者姓名是人面質遂不能解抵死吾里蘄陽王正齋令懷遠所決者

義猴報丐者冤

山西督學汪公可受予郡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推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公呵噪聲至猴即齧繩斷脫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先人行捕得後丐者鞫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與共灰燼公亦傷之某公為之傳胡伯良談昔人之言曰臣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為用矣此人而戲言也猴黃

於前丐者無甚大義既為報仇而必死何烈烈耶故禽獸未嘗無人心而有不如之者寧獨不如已耶

義鴉報商冤

盱眙有商東蹇行驅蹇者隨其後見二鴉爭枝墜地偶攫取得一箇曰是不足當一嚮何庸可縱之去吾以一嚮資給汝可乎曰然發裹而見金頗饒其人盜心生前途近夜僻寂遂推商墮地用鞭靶撞其喉死倒置之深窅中挈裹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往得窅屍取鞭其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尚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以抵死而麥鴉籠中每就讞諸大吏鴉皆從以嘴距示意焉汪明生談

金華守張公蝌蚪訟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

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踴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遂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此放生地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斧出三人死焉二僕有腰纏求之不獲必解金與購而累之者見故誘至此行殺而奪金也公命急補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吾鄉石公崑玉公一訊皆吐實以抵死而腰纏歸商吳光祿伯寧談夫犬馬大畜有結草垂鞭之義固矣若鵝蝌蚪猴蛇何曉義理而皆能代人鳴冤則黯夜曠野何處非十目十手也而可謂無聞無見輒逞其胸臆哉或謂鵝之步網鷺之畫印鷺之勅螺贏之祝蛭蠅之轉丸皆物之有知術者或亦有知其亦有陰使之者耶諺有之欲人勿聞不若勿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其得之矣

義犬報乙冤

浙西某子甲與某子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貪殘無已而乙席父產稱饒甲常朶頤耽之會甲中盜盡祛其索去因誣乙謂其主盜而指其所有皆為已賊悉乾沒之而乙亦斃獄中先是乙有高犬頗善鳴噬乙甚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就食甲亦善蓄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詬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臥床上犬忽跳躍上床噬其頭斷其喉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而其齒猶切之有聲也姚叔祥談犬就食其家而伺便以殺豫讓之義不過是彼其垂首悲泣復作詬聲壯士之氣白虹貫日矣柰何以犬稱之

義犬報賈人冤

有大賈率四蒼頭適旅假宿一寺中寺僧迎款甚虔已謂修寺
出其募緣簿相請賈素佞佛即解金施三百兩僧揣其案重故
治酒款賈醉夜深以盤盞四猪首出視之乃四蒼頭也犬懼
伏地丐免僧曰安有生理出白綾悅絞頸死納棺中昇出瘞道
旁重案皆為僧有是日鎮遠侯顧公奉命往鎮淮過此樓舡簾
中見有白犬往來牽絛若有訴者公異之令人隨犬行犬自抉
穴棺出忽失犬所在棺人尚有白綾悅頭露出知是冤令發棺
賈尚活盡言前事公故匿賈舟中戒勿洩而托言欲建無遮大
會為太夫人作福盡召諸寺僧有法行者至前寺僧亦畢集賈
窺於屏內曰是也于是盡縛之僧見不待鞫問皆伏以聞白所
司盡殺之毀其寺朗卦談

義犬報商冤

成化間有富商寓京西華門內寺僧揣其貲重而商又老弱乞施焉與其徒刺商而先刺死二僕者埋土中越二日有貴官游賞過寺一犬嗥鳴不已逐出復來如有訴者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扶而悲號發之二尸出尸下有呻吟聲乃商復活言僧殺之以聞於朝諸僧皆斬於市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楊善談

鴨鳴冤

廣濟龍江鎮民某家群鴨中一鴨獨呼云笑帳笑帳始一婢聞之既而群聽無不聞者以告於其家翁二聽亦然遂怒殺之置金中愈烹愈大如鶩皆不取食投之江中已而無故構異訟家貲盡破蓋其先世皆業屠而翁又橫暴好漁奪人貲所謂笑帳必有陰主者或鴨其冤者也萬曆甲午年事語曰千笑萬笑天

有大美其此類乎

王維禎馬報冤

夔州有賊石和尚之亂吉水王公維禎特判夔與郡丞王某同受命討賊而丞怯不敢出公獨奮率兵破賊斬渠桀三十三人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公謂丞棄勝可再出而丞益怯指揮曹能柴成獨曰公出我二人張兩翼進賊可盡也然二人意在脫丞無行意及公前與賊角二人已反走公陷淖田中死公所乘馬獨先奔歸血淋漓毛鬣盡赤變人始知公死越二十日子廣得公屍於賊中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售馬於丞人又慳與值喪既戮馬夜哀鳴特異丞命加莖豆不止疑抹者詔已自起視之馬忽怒齧丞頸久始脫復奮首擣其胸仆之地次日丞嘔血數升死賊既平當事者上功罪贈公奉議大夫錄其

子及死二人以法誅

蛇復讐

有客於虎丘殺蛇夜歸臥庭中犬吠不已見帳外有聲憂然起視乃一禿尾蛇日所殺也焚之而絕相去十里不知何以能至近金秀才殺赤蛇：死時怒目視之及旬日肱生癰有小赤蛇出火之乃差又嘉靖麻城七里橋劉某遇大蛇當徑殺之蛇斷歸而夢有持檄相召者則蛇已具獄詞矣冥司判以無罪殺生病苦若干時云蛇即毒害亦生類造化既已與我同生我安得殺之第蛇自有殺理陽盛而疹消安得長久呂洞賓曰蛇屬天地使有生以遂其性殺此殺彼有損無益理固然乎

藍郡丞斷蛇訟

湖州郡丞藍偉鄧州人常道其令蜀邑時遠郊有蛇當道驅之

不去公曰必鴻寬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即令斟去其
水得隻磨再糞磨有伏屍而不知誰氏公令徧求村中磨合者
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相其橐重因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
訊得實罪死復移文招其子至以其橐歸焉吳寧伯談

張寅漢蛇異

萬曆丙申予里新家冲民謝茄保王里生張寅漢共醺毋金三
十兩徃蜀販蜜生活或謂家蜜不賤售重慶某山洞野蜜可不
購而獲第險遠道無人煙耳三人徑徃履其地以二人秉繩其
上遁以一人下割蜜既足適謝王在二利張毋金遂斷繩棄之
載蜜而歸詭言張分道他商矣張在洞絕粒採薇肉草莖和蜜
療饑得不死忽巨蛇從內洞出身如車輪懼甚伏以待噬蛇當
蟄時絕不飲敢反相親附兩無嫌猜至春雷動蛇矯首向上虎

濁納清以受生氣始蠕蠕翻動欲出而張亦抱其腹欲附以上腹滑屢墮蛇抵尾承之遂出洞相別猶相顧眷戀抵家二人聞大駭以為鬼察之人也慮索渠母金並蜜貨競遁去曹育甫談張不葬蛇腹而反乘之以出蛇何嘗亂噬最毒者人耳語乃謂殺蛇虎者不以傷恩豈盡然乎二人謂張必不出乃出已歸乃不歸非天其孰能為之二人必趨利往故處噬於蛇同其理矣

賈惠子為驢

閭中賈惠邑掾也舞文奸貪家累千金與王某隣欲奪其基地不遂誣射成訟致其破敗未及得地而身死：日王宅驢忽下一駒腹毛成賈惠二字觀者傾一市人惠子出十餘金購歸自膳一歲所死何本江談其里中事

陸木匠蛇冤

紹興城中有香花寺僧坐門前聞樹上有人作語曰陸木匠來
我當食之瞪視不見人乃一蛇盤旋作語大駭索棒擊蛇斃蛇
斃而陸木匠至人爭語木匠蛇欲食汝也木匠怒出腰斧斷蛇
頸二髓濺入目洗猴不出是日暴死匠與蛇其宿冤乎

青魚逐李寶善

易叅藩惟效守衢時其司理嘉魚李景頴言其族子事曰族子
寶善者夜縱火焚陳木匠居致其父子皆焚死景頴尊人孝廉
公之莊適見之寶善戒勿洩曰然歸但書其事于冊以觀天道
後四載寶善與族衆捕魚田中忽有青魚長數尺追逐寶善數
匝鱗鬣皆奮寶善與搏天忽震迅雷擊死寶善孝廉又適見之
其屍焦灼正如陳父子而青魚莫知所在衆致其屍歸雷復砰
訇鳴皆奔避莫敢近魚為冤化而雷應之砰訇不絕鬼神直在

目睫

瀘州牛

瀘州張四兒家業殺牛衛軍馬洋田回種也性亦嗜牛肉自鄉牽牛赴州至大渡口登舟牽繩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四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內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而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中覓一牛肉肆主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々出郊事在萬曆丙申春正月張族訟于州客店庖隘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碍其事甚怪故犬吠屠人鷗驚機動固物性之自然矣易維效談瀘人皆能言之

犬驢發劉松寬

東明民劉松往斐子岩販花不歸其父西於店主家得松秤訟

謂店主殺之時朱公清泠宰東明曰殺人則必焚秤埋鏹以滅其跡番秤則殺必非也半載餘西得松瘞屍於王官營為犬抉出傷脊屍傍有白髻子而猶謂殺者店主也公曰此店主有服者家殺也問誰家有服因得楊守分先拘其隣人羈之詐云出首遂一訊吐實按其家贓物兇器皆得問置白髻屍傍何意曰安有殺人置白髻者我家新喪此固舊髻原所未有蓋鬼神所為以見為喪家殺也先是守分殺松瘞岩下家驢常踐嗅其地不肯他遶守分猜駭宰驢市肉而裹石其皮中沉於溪水村人舉網得之以為巨魚呼人助力溪素無巨魚聞此村人皆集既舉乃驢皮兼石又守分不宜宰驢市肉皆異之驢死而皮見屍瘞而犬抉出故無物不欲發其寃者且沉石而疑魚舉魚而聚衆人之察也皆已機也是孰為之哉守分曰死不敢辭但與某

某三人分財一人死不甘耳公曰一人死一人抵償足矣何必及他蓋以安二人心使不逃也明日二人果來辦理再審得實皆以死償此即公神察而實神為之也人可獨殺哉魏胡質決獄正類此因附其後以見明察皆自情理生也質守東莞有士盧顯不知為誰所殺質曰聞此士無讎而家有少妻因悉召見其比隣有少年為書吏問之色動窮詰其狀即自首故曰皆自情理生也自是良讞者法不然而徒峻以刑得情者少矣

秦氏家牛

秦叅軍雍家團江前輩大家有王齋公負其銀數兩忽夢其人來曰我今償公家債矣其夜家產一牛而跡其人死矣後於群牛中呼王齋公此牛獨來跪叩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叩首若應者久之賓客到家如此呼亦如前獨來叩頭如前不悖客無不

大笑予親家羅左史所親見

蟲陣

汝南僉憲余公逸其名籍奉命董治黃河之役政尚嚴刻兼以歲庚寅中州大旱死者相枕籍一日公巡行黃河上忽飛蟲成陣隨暴風吹至塞公檐輿皆滿撲面打胸襟袖周匝驚怖逆署旬日病卒王掾子茂亦在將事所親見厲氣之所化歟以暴感得之歟周穆王僊化一軍皆變小人為沙蟲其類矣

妓變驢

段繡川言齊華門內有下妓與二操兵往還天未明二兵荷戈過之妓曰今日我徙宅在上十家歸皆好吃茶及二兵歸過之云妓已死大駭異之至上十家其家驢正下一駒見二兵若相顧悲鳴妓家主者亦夢妓變驢其家而惜妓請購之其家必毋

子俱鬻從之購歸及長閑叅必病同群驢肩重駕車至喘汗穿脊日夜鞭策始愈主者知業債叅之無益並鬻之沈泰履舍國子家童閑與其偶業賣猪蹄偶去其殼宛然婦人足泰履及見者經歲畏食猪蹄

遼陽義犬義馬

劉釗鐵嶺人蓄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一馬負薪山中犬亦從至是獨歸向釗子國勲鳴躍不已勲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勲為塋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冢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挾土及棺死棺旁錢良用亦遼人畜一獵犬獵必多獲黠夜忽躍起啣良用衣引至林薄間亦自伏無聲已而虜騎至惟良用以匿免往：如此蓋虜騎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貧是大重貲購得之已經年犬不為用復以

近良用良用貧賫廢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去犬始為蕭氏用常多獲馬陳甫亦鐵嶺人嗜酒常乘黃牡馬出醉卧道上則馬為守禦人稍近輒啼齧之如此者十數年如一日常後衆客歸人憂之衆客曰無傷甫有馬代僕也馬卒甫哭之慟李文甫客遼陽習知其事亦自劄記蕭氏即其主人也

李雄家豕

鄂城民李雄於庚子秋供塲宴將屠三豕忽一豕乘人不見銜刀避匿草叢中撈獲雄傷之不忍宰曰候爾病死始屠爾也歲終始病且死召家屠宰不至以他屠宰之賣銀三兩五分一日家屠過門雄怒其不至曰其夜夢故父令我緩屠欲償主人債價不足也而雄適檢簿其父應償已銀三兩五分其避匿有故矣咸寧陰孝廉談

瑯琊生貴璫

萬曆初滁陽瑯琊寺僧月溪者好於澗中撈小蟹蒸令汁出而食之歲以為常後病劇微見小蟹湧滿身手拂之去而湧益急竟死滁客談座上宥長倩又謂金陵貴璫茹公食料日以鵝十隻置燒爐上任其跳躍即時掌腫肥大乃截掌入饌而餘悉投棄炮烙之刑亦何其慘嘗在北都見百十乞兒裸體叫雪極可哀憫人謂皆其中暴殄所輪轉其或然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一目錄

外紀逆報篇

胡珠兒

王用婦

金氏變狗

唐延壽

葫蘆闢

趙部郎婦

王權秀才

無賴子

葉賓子

麗江守

程惡子

周震變驢

浙富翁子死蕩

劉尚賢張明時為友

左蠡民失子婦

蘇廣文噉小兒

雷擊逆子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唐 晨 果

叔永

梓

外紀述報篇

胡珠兒

徽商胡某每醉必苛索食於家僮小珠兒珠兒恨恚買砒置食
中毒主是日商醉獨不苛索食食不得進而珠兒偶與人聞不
勝乘憤自服砒毒發狂噪因言其故某急解不得死亦述報也
王用婦

萬曆戊戌夏真定阜平縣民王用婦蔣氏逆不孝一日氏囑其
姑沈炊飯飯熟氏盡以納確內往餉傭人於畝間姑曰受熱為

炊腹饑不可得一口乎氏以手抹自腹下曰以此汁與你吃姑大哭歸氏在畝間看傭人吃飯手納鞋底忽一條蟲長三尺大如鷄卵昂首作怒狀鑽入腹下半入內半在外噪啞膚肉負痛奔歸自去內衣仰卧倩人拔蟲覲者填門不可止拔則盡入人去則半出五臟皆盡七日死蟲竟不知所在里父老以呈於守楊公現大中丞李公榜諭居人示戒焉段綉川談

金氏變狗

解州關聖祠極靈顯有金氏者欺夫瞽不見常無禮於其姑食以惡草一日拾糞蟲拌之姑覺臭難食而咲其傍忽一日失金氏姑疑人誘去方禱聖祠有犬吠至作人言曰我金氏也神以我飯姑不潔墮此業哀鳴不已姑亦慘然又入市徧向人語曰世人勿如我作業旬日不食死何本江談

唐延壽

山陰唐延壽居沅港幼喪父與母胡氏居性驕縱不孝常詈母甚至叱跪之雪中諸舅氏聞以為詈母姑息反為庇護謂無之一日雷大震即未及身而每聲、如錐自其耳入刺腹痛不可忍且死母急叩首禱曰兒未有子倘擊死絕嗣致老命無依願天赦之雷聲始息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亦遂改行父之悖逆循故雷竟下擊母禱不應死諸比部繼明談其里中事延壽先晚母亦成其惡禽犢之愛也故曰慈母有敗子

葫蘆閣

醉語曰隣邑一孝廉某生平不孝一歲赴京師試道黃河逆旅有兩葫蘆掛壁上忽相闢破其一其一復自掛上壁同儕咸詫異抵京某忽病旁有人若相守者晝夜語刺刺同舍生亦若有

聞某強與辯守者曰汝不孝上帝令速活汝汝記黃河逆旅中
葫蘆聞乎破者汝復掛上壁者我時汝筭尚未盡始遲至此吾
不能待矣次日孝廉死

趙部郎婦

嘉靖間南部郎趙某半百無子而婦妬悍旁侍乃盡以產給婦
壻哀訴婦欲置媵廣嗣許之置二媵入門復大詬毒虐不堪媵
乘夜遁出為御史臺所獲知為公媵護送之還公大慟曰忍令
汝九泉冤乎遣令去公素有肌次日憤死吊客滿堂吏卒環立
婦忽出看趙冠裳趨靈几罵曰我是某這惡婦絕我家嗣我祖
宗不饒吐血滿地而死見史惺堂日記古今金科不設妬條而
責君子以刑于法有所不可行也不幸鴟虺在室即曾史太丘
其柰何而使橫殺無辜無絕人先祀乎今浙有女訪察而法亦

及焉必有令四岳制毋大蟲者趙吏部婦雖受陰誅而陽不有遺法乎

王權秀才

顏進士日闇於庚子冬宿德州慈氏寺與老僧閑話陰德事僧曰此中王權秀才事不聞乎蓋權敏慧工制義兼嫻於古文詞凡臺府諸文皆於權徵焉第行多乖駁有婦常規其間權不悅會客沓至治具不辦遂乘怒逐婦婦泣不從然竟逐去曰爾安能作貴人妻乎亡何屆省試期樂陵生某且赴試而母卒方撫屍擗踊忽母指動逡巡間起坐曰異事異事我不死矣適在文場見榜第幾十幾名王權德州人方填寫諸神檢勘王權罪狀首列逐妻事故天曹削其名以汝有孝行補填汝汝可急往試畢來省予也樂陵生適往過德州咨王權果有逐妻事試甫畢如

命歸省母母始卒曰不必榜已知身為孝廉母目瞑矣榜發果中幾十幾名如前語而王權恚死日闇曰古人不唾棄井以嘗波汲焉婦義從一無失德而輕棄將安歸故嫁女有歸鷄犬淫將而無歸不如棄道傍風人之詠刺深矣此王權之削藉有天討也予亦曰貴官不住老在王公或然今士庶婦不待老已多棄恣情滅倫皆王權輩也予有陋荆白首齊眉平生無媵侍於天討庶幾免乎

無賴子

粵人陳道卿言其家深山中有一無賴子氣力兼人而有口橫甚人無不受其侮者父之人家常失物皆無賴子行竊而旦復凌人莫敢誰何衆計某家且觴客必多假銀器陳之賊必自某地至衆掩擊之害可除也果然而無賴子死自無賴子死而為厲

益甚其田禾六畜無不銷耗又常失小兒陰雨夜或于門外作
秋々聲衆俱共祀之社廟始寧曾不兩月雷擊社樹寸斷廟失
如洗

葉賓子

萬曆間西安民葉賓善治生儉嗇而裕日晏已閉門循理自守
晚節生一子愛不忍嗔恣其所為忽病劇子出大鏹陳于几案
用筋遍擊喜曰此物今為我有矣及父卒即侈蕩無節邪佞乘
之嫖賭交作雩然罄盡身無完衣終于乞丐人皆誚之曰此物
為汝有乎易維效談是子有死父之心財已不為已有乃謬以
歸已為有不知其亡有也故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可也

麗江守

麗江土知府木姓者其家俗子稍長時即置酒請其父讓位父

為期展轉大約五六年之間三次置酒至末席時父劇飲服毒而死子自襲位孫又以制其父曷若緩父而自緩猶得以盡年

程惡子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兇狠不知尊母、老羸垂盡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墮地傷額惡子歸以為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惧走隔嶺其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邊而故好迎母曰孩愈矣且泣要媼可疾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刺刃其母腹而刃反自己脇入腸出夫刃何由反也後屢埋瘞于地而屍常在地上鴉犬食盡乃已山谷僻遠神明為政惡子之反刃自刺必有物奏刀書然而已腸流不煩案牘紛紜矣故鬼神以幽視明甚真而其為用甚簡

周震變驢

正德中平陽庠生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昔責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忽雙目並盲作驢鳴數聲而卒父又夢震見冥王王命吏籍之作驢震喧辨曰何罪王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既爾應墮畜產願求益地王曰爾眼界自大更覆雙目俾行磨受筆震語塞蒙皮而去易維效談

浙富翁子死蕩

萬曆間浙有富翁子性喜浮蕩翁以晚年得子驕縱之任其與優人狎遂與偕亡習其業為優人盜也看所劫衣袍與共登塲作劇忽為被劫之家所執抵官司一槩械繫坐死時張相當國政用重典決盜不待時竟與盜同斬于市翁祀遂絕何文興時過浙所親見監斬者即其同年司理韓公心知其誣而不能救亦為流涕予謂猶有甚于此者齊桓公狎豎刁屍蟲流戶外

王詩集
唐莊宗好伶殺于門高焚以樂器此其人何其英武小人之禍
猶烏喙之毒發必酷烈彼豎子情々背素封之父作鬼無首何
足怪哉

劉尚賢張明時為友

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比黨為友實以利合醉則拍肩
矢日頡同生死嘗謂我等無錢把撮不見交誼異日倘得富貴
毋相忘偶夜行見火光燐々識其地掘之果是銀根蠹起如笋
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而後鑿取尚賢已置毒釜中食明
時明時亦置斧腰際乘醉擊尚賢死而不知毒發身即死蓋二
人豕腹俱欲獨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微知死故復往掘銀根
幾徧畝地濯々無跡二人益空死而其義何義焉萬曆乙未六
月事

左蠡氏失子婦

南康左蠡僻瘁而迫鄱湖多覆舟故其地民見風厲輒趨江邊候涉澆有不種田望打舡之謠萬曆丁亥雨霖蛟騰人家常一夜坍塌浮屍相屬其地忽有一女乘桶浮來已近岸先將小桶投迎者而身從之迎者利其資恐女登岸不為已有廂得即以竿撞桶去飄々撒旋至盤窩沒迨發廂僅簪珥數事及娉媳婚帖在焉乃其媳也兒嘗讀書其家家頗饒常得其贖贍兒聞慟哭死其女已屬魚腹而就舅豈非天欲以合之乃自離以死蛟螭不食其餘也

蘇廣文散小兒

萬曆間杭之海寧蘇廣文者好散小兒常購得或盜取泰而殺食之久而微聞于人無處購盜而其婦弟遠來省姊遂耽々竟

以果腹婦怒號喊被逮以聞於朝罪儻割吾學編載某廢王好攫人食腦每日暮朱邱無人行則事固有之

雷擊逆子

吳寧伯謂其邑孝豐丙申六月四日本匠陳美子為雷擊死有道人云凡雷擊死者以帚掃其背當見雷書因從之果見朱字三行一世賣熟鴨二世僧抹生三世罵父母鮑二守仲直又謂其鄉有惡子疑母匿金私其弟引至大樹下且毆之母老呼神忽雷聲起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臭聞數里道上行者苦之聚數十人舉火並樹焚訖世常謂雷州布鼓廣德埋藏登州鬼市鄆都地獄若皆不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雷乘天之怒奮威誅殺震驚百里昭然于世雖則神雷實為天使